

| 汶川大地震十年再回眸丛书 |

汶川大地震

Wen Chuan

Da Di Zhen

Shi Nian Ji

十年祭

来自亲历者的口述

Lai Zi Qin Li Zhe De Kou Shu

刘吕红 刘世龙 ◎ 主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| 汶川大地震十年再回眸丛书 |

汶川大地震

十年祭

Wen Chuan

Da Di Zhen

Shi Nian Ji

来自亲历者的口述

Lai Zi Qin Li Zhe De Kou Shu



刘吕红 刘世龙 ◎ 主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梁 平
责任校对:杨 果
封面设计:璞信文化
责任印制:王 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汶川大地震十年祭:来自亲历者的口述 / 刘吕红,
刘世龙主编. —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7. 11
(汶川大地震十年再回眸 / 刘吕红主编)

ISBN 978-7-5690-1288-0

I. ①汶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
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8372 号

书名 汶川大地震十年祭:来自亲历者的口述

主 编 刘吕红 刘世龙
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 ISBN 978-7-5690-1288-0
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85 mm×260 mm
印 张 39
字 数 999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98.00 元

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。
电话: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◆网址:<http://www.scupress.net>

目 录

一 来自汶川的口述

郭大爷 (个体户)	(2)
李维利 (中学教师)	(12)
梁司机 (个体户)	(20)
罗柏萍 (高中一年级学生)	(26)
卿姐姐 (务农)	(39)
王 婷 (图书馆管理员)	(44)
杨 磊 (高中一年级学生)	(50)
张 霞 (务农)	(59)
张绪华 (中学教师)	(71)
环卫女工 (务农)	(78)

二 来自北川的口述

龚兴兰 (个体户)	(92)
蹇绍麒 等 (中学团委书记等)	(107)
李小平 (中学教师)	(126)
廖光明 (中学教师)	(133)
刘春林 (自由职业者)	(160)
任思雨 (小学一年级学生)	(168)
宋代勇 (中学教师)	(179)
吴 垠 (小学一年级学生)	(191)
杨 琴 (初中一年级学生)	(196)*
朱云菊 (个体户)	(210)

三 来自德阳 (含东汽、绵竹) 的口述

韩晓晓 (小学五年级学生)	(236)
孙 晶 (电焊工)	(246)
孙岩松 (副厂长)	(265)
唐 建 (设备维修工)	(279)
张子洋 (小学五年级学生)	(294)
郑 伟 (小学五年级学生)	(299)



四 来自茂县的口述

曹清福（务农）	(316)
陈玖珍（修路工）	(331)
陈廷忠（民兵连长）	(342)
范志清（务农）	(351)
高杨族（高中二年级学生）	(359)
金会蓉（务农）	(367)
马永玖（中学教师）	(375)
杨国勇（务农）	(381)
杨志林（中学教师）	(398)

五 来自都江堰的口述

彭军学（小学四年级学生）	(406)
谢继辉（初中二年级学生）	(418)
张珂伟（初中三年级学生）	(430)
郑 雪（初中三年级学生）	(437)

六 来自绵阳（含安县、平武、江油、三台）的口述

刘志强（高中二年级学生）	(444)
母东煜（初中一年级学生）	(455)
王 蝶（小学四年级学生）	(465)
韦 行（高中二年级学生）	(474)
吴林光（初中三年级学生）	(488)
杨悟艺（小学五年级学生）	(500)
姚召全（解放军战士）	(513)
岳水利（小学六年级学生）	(520)

七 来自彭州的口述

蒋光德（小学教师）	(528)
龙安吉（务农）	(538)
唐 洪（煤矿管理人员）	(556)

八 来自马尔康、金川的口述

秦近玲（小学六年级学生）	(566)
杨小勇（高中一年级学生）	(575)

九 来自成都（含郫县）的口述

孙 静（电台主持人）	(590)
鄢卫东（IT 业工作者）	(596)
杨靖懿（高中二年级学生）	(603)
左弟海（退伍军人）	(607)



来 | 自 | 汶 | 川 | 的 | 口 | 述



汶川大地震十年祭：来自亲历者的口述

2008—2018

郭大爷

(个体户)

访谈时间：2017年3月18日晚上7:30—8:15

访谈地点：汶川县水磨镇街道旁

口述人：郭大爷

采访人：岑福雯（主问）、张瑾（补问）、梁苗苗（随辅）

访谈背景：

2017年3月18日晚上，第五小组成员张瑾、岑福雯、梁苗苗三人在汶川县水磨镇的住宿地，对房东郭大爷进行了45分钟的访谈。

口述人简介：

郭大爷，男，1952年生。口述时为居住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水磨镇的个体户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正和大儿子一起从水磨镇驱车前往都江堰，目睹当时公路上车辆被砸被埋等情况，后弃车徒步翻山到都江堰。次日翻山回到水磨镇，家里房屋倒塌，无人员伤亡。小儿子当时在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上学，地震后帮助同学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才回家。

岑福雯（以下简称“岑”）：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地震之前，你们是住在哪儿呢？

郭大爷（以下简称“郭”）：地震之前我们还是在哪儿。

岑：就在这儿哈（语气词，表示肯定。下同）。

郭：哦，我前头这个坝坝，我原来房子就在这儿。以前是老房子嘛，等于就是说地震过后就拆了，原来地震把它整垮了嘛。

岑：地震整垮了，然后修在这儿后边。

郭：哦哦，后头（“后面”。下同）还是。后头的房子其实还是地震之前就修好了，地震那时候没有把它整垮。后头地震过后，就等于说是把它翻新了一哈（“一下”。下同）嘛，政府打造的风貌工程。

岑：等于说你们是一直都在这儿？

郭：哦，我们一直都在这儿。这儿住几十年了。从我参加工作，那个时候是在供销社上班嘛，以前这儿这条街都是供销社的房子，后头供销社垮了嘛，等于说这里的房子就大家分了嘛，我就分到这儿了。

岑：以前是老房子？

郭：哦，以前嘛就是老的土墙的房子嘛。你想嘛，本来那个时候的技术就差，房子咋个（“怎么”。下同）可能遭得住地震嘛，抖抖抖的，就垮了噻（语气词，表示肯定。下同）。

岑：然后地震把以前的房子整垮了。那当时地震的时候，你们几个人在屋头（“屋里”。下同）呢？

郭：哦，那天，那天我还出去了，（到）都江堰去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自己家屋头摆了个小摊摊嘛，那天就说把车子整起去都江堰那儿，去拉点货回来。那儿半路上，就在那个今天你们上来那个，哦，一个洞子，洞子那儿，就地震嘞嘛。

岑：就在洞子那儿哈，就地震了。

郭：我将子（“刚”。下同）说下去，从那个坡坡下去。好，我们还开起车子说去接货。我看到那个（山）抖起来了，那路里头的山上的石头落下来了，简直是看到就滚下来了，那个灰尘啊！我们赶快把车子甩到起（“甩下”），跑到那儿□（gu，“蹲”）到起，最后就前后围了好多车子哦。围了一二十个车子，就看到路都垮完了，好多车子直接被啊山上落下来的石头打到了的嘛。

岑：山上那个石头就垮下来了？

郭：啊，就是的嘛。本来那个时候雨水就多，山上石头等于说是都是松的嘛。再一地震，一抖一抖的，就顺到（“顺着”）那山就落下来了，落到啊公路上了，好多车子都遭打烂了的嘛。

岑：那当时有没有人受伤啊那些？

郭：哦，死得多哦。那条路啊，等于说是主要交通要道了，走都江堰，走阿坝州里头，都是要从那儿过的嘛。啥子（“什么”。下同）货车啊，小车啊，还有好多那种旅游大巴，都要走那儿过啊。山上落下来的石头，就直接打到车子了的嘛，有些嘛就直接被推到河头去了，有些就是被打烂了嘛，还有嘛就是石头泥巴啥子的全部围下来，就把啊车子围到里头了噻。

岑：就在那个路上？

郭：啊。再过去，那过去就全部围下山，围了一二十个车子，围下去了，把车子都围完了。

邻居：你再过去 100 米都危险。

郭：啊，再过去就遭挤。就那个桥过去就要遭。那天好幸运哦，我们晓得是地震之后，我们就从那儿梭（“滑”。下同）起下去，梭到那个都江堰去，梭下去近白沙桥喃，（有）熊啊！人些就说是，等于说老熊把围墙整垮了，老熊跑出来了，喊注意到，我们又梭几梭到都江堰去。我看我们那个，我们原来的一个幺（“小”）舅子，我们说去看哈他的房子垮了把他砸到没有。结果他还是运气好的嘛，他还没得事。（我们）在那儿□（gu，“蹲”）了一天。第二天我就跑起回来。当时在都江堰我就晓得，我想这个房子肯定垮了，所以我第二天就搞快，就赶起回来了的嘛。

岑：等于说你们到那个都江堰，去把那个货拉了？

郭：没拉哦。拉啥子啊？车子都甩在啊路上了啊。山上的石头落下来，等于说是把我们的车子的半边，都砸烂了的嘛。那个时候还顾得上啥子车子哦，赶紧把车子甩了，走路走到都江堰去的。



岑：哦，就没有拉货，就回来了。

郭：哦，就歇了一夜，在都江堰。那天晚上又下雨，多大的雨，雨太（“大”）得很。那天晚上还不敢睡觉哦，睡得着（音 cuo）啥子哦，害怕啊半夜又发生点啥子，所以等于说试试一晚上都没有睡的。我们就在都江堰歇耍（“玩”。下同）了一晚上，纯粹说耍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清早，天亮了就按起（“赶急”）回来，回来我看，等于意思是我看我家，晓得不嘛。

岑：那，那个时候（从）都江堰回来，那个路没有断？

郭：悬都悬垮了，全部走路，走啊，山上翻嘛。当时还是有好多人翻山回来哦。因为你想嘛，那个时候电话也打不通，啥子都不通，这儿里边啥子情况都不晓得。这儿屋头又还有人的嘛，所以说大家都担心啊，就翻山嘛，咋个都要回来，看哈这儿屋头到底是啥子情况哦。

岑：等于说你们从都江堰走回来的？

郭：啊，那全部是走回来的啊。

张瑾（以下简称“张”）：走了多长时间啊？

郭：我们走啊，嗯，我们走得久哦，害怕走了有半天哦。啊，头天晚上下了雨的哇，又是山路，你想嘛，现在哪个还在翻山嘛，所以啊山上的路简直不好走。再加上啊，上头又随时可能落石头下来，所以走得好慢啊。我们还在说，基本上中午才回来的。

岑：那你们当时一起，（有）几个人从那个都江堰走回来的喃？

郭：我们两爷子，我们两爷子，我们老大，我们两爷子。头天就是说喊我们老大开起车子拉我去都江堰拉货嘛。嗯，一个媳妇儿，等于说她回来不到，看（到）路也垮完了，我就喊她在都江堰，在（音 dai）那儿底下。

邻居：但是那个路垮了，那走哪里？走河坝头？

郭：翻噻，卡卡角角（“狭窄偏僻处”）翻嘛。连路好多人走哎，都朝屋头奔起，意思是看哈这屋头，看出问题没有，出事没有，都在跑，都在走，都是那个心情。

岑：那个时候这儿屋头都有哪些人在屋头喃？

郭：我们屋头嘛，就这个我们老姐儿（“老婆”）嘛就在这儿。屋头垮了，幸好她没在这儿房子头，她在这儿看他们打牌，幸得好躲过了。不然要是在屋头看电视，那不是得遭了？那个时候正当是中午的嘛。还好她那天也是不晓得咋（“怎么”。下同）想的，出来看他们在这儿打牌哦。

岑：那就是说家里头只是房子垮了，屋头人都还安全。

郭：哦，人安全。

岑：那都是地震之后，家里边垮了之后，你们那天就是家里边（的人）是在哪儿住的喃？

郭：我们就在后头搭棚棚噻，这儿学校后头，以前的小学嘛还是就在这儿后头嘛。学校当时还是好，没有垮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到学校头（“学校里”。下同）去了噻。

岑：哦，就这儿学校后头。

郭：哦，就学校头搭棚棚的嘛，那么多人，教室是肯定不够的噻。我们就用那个花油布，随便就搭了个简易的棚棚嘛。

岑：就说整个大队的人都在一起？

郭：啊，等于意思是弄点彩条布啊弄起，等于弄几根条条，弄起哇，就在那里头，那儿学

校头就睡了。那阵（“那时”）不敢在这屋头，等一会儿又在摇，等一会儿又在摇，不敢在屋头住，害怕说万一又把屋头摇垮了嘛。所以就算是房子当时是没有垮的，都没有在屋头住了，都是全部到那学校头去住的。等一会儿又在垮，那边那儿房子，政府的房子垮垮垮，垮垮垮，就这儿架子都垮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儿都是重新修的，地震过后重新修的。

张：这（戏台）是干吗的啊？

郭：原来人家户的，人家户的房子。

岑：哦，人家户的房子，现在就修成相当于景点一样的。

郭：这儿嘛是戏台子嘛。

岑：以前这个戏台子有没得啊？

郭：有，这个戏台子以前还是有的嘛，地震还是把它整垮了，后头又修了这个吗？

岑：以前有，后头又重新翻新了。

郭：哦，翻新了。原来这些人家户就是一间（音 gan）两间（音 gan），这些房子，都是老房子，地震就把它整垮了。楼房这儿街（音 gai）上好多都整垮了，整垮了人都打死了。这儿水磨镇死了 100 多人，就整个水磨。这儿还不凶，有些是在屋头睡午觉的，有些是在地头做活路（“干活”），（被）高头（“上面”。下同），挨高头滚石头砸（“滚”）下来打死的。

岑：那就是地震之后嘛，家里边啥子吃的东西啊那些都就莫得（“没有”）了？因为房子垮了之后。

郭：房子垮了嘛，有些就围到了嘛，房子垮了，有些，好多人都不敢去拿了噻。

岑：那吃饭那些呢？

郭：吃饭，跑到那儿学校头，学校头供应点，那个时候学校伙食团还有粮食嘛。还是就一天两顿饭，都就是煮点稀饭汤汤，随便有吃的嘛就可以了嘛。那个时候哪个讲究那么多嘛，是不是？就是学校伙食团，当时哪里有嘛。最后才慢慢儿，才等于说是那个路通了之后，高头才慢慢儿送，送方便面哦，水哦，这些才送起来。

岑：那是过了好久之后才送的喃？

郭：可能好几天了，过了可能四五天哦。把路打通，路打通了才过来的，它过不到的嘛，最后修通了再慢慢儿送起过来的，送过来，这些人才方便面啊，送点米啊，送点水啊就这些嘛，清油送点儿，就这么多，反正就这些，统一大家搭伙煮饭。

岑：等于说你家出点米，我家出点面啥子的。

郭：哦哦，当时嘛，等于说是搬到后头面，哪家有东西剩到嘛□（音 lao，“扛”）到那儿去，大家搭伙吃嘛，等于意思是管它米哦，面哦。到那儿后头，大家搭伙。最后弄了嘛，就是过分配嘛，一个人分配点儿，几个人搭伙。

张：吃了多久才下来啊？

郭：我吃几天。也没有吃得好久，吃了 10 多天，几家人搭伙那样子吃。那个时候，这儿水也不能喝的嘛，都是走啊后头的山上去背的水，等于说是啊，几天又下雨嘛，好多山上接的水都还是吃不得，好恼火（“难办”。下同）啊。

岑：等于说就是路没有通之前，都是住也在学校里边住，吃也在那儿。然后路通过了之后，就是发帐篷，自己有帐篷了就住家头？



郭：哦，就还是在那儿学校头，路通了之后嘛，还是暂时就在学校头嘛。你想嘛，这到处都垮了，能去哪里嘛，就大家都在啊学校头噻。没得人组织说喊你必须拿这个，必须拿那个，有啥子就把啥子拿过去，等于说就大家搭伙用了嘛。

岑：还是在学校里住？

郭：哦，几家人搭伙。有些愿意搭伙嘛，就个人愿意嘛，你就搭伙，只有这样子了噻。

张：那锅锅灶灶咋解决的？

岑：反正就是各家有锅碗瓢盆的，就拿出来。

郭：哦哦，有锅就拿到那儿学校头去，又木得（“没有”。下同）人管的。等于意思是先拿盆盆罐罐，有一个就起去。起去，木得了嘛就大家就搭伙用，就这样子弄的，地震过后。

岑：啊，地震过后，就是路还没有穿（“通”）之前，是哪个在组织喃？就是村里边干部那些是不是啊？

郭：有学校的，有这儿领导嘛。政府的啊，街道的啊，村上的啊这些，这些干部领导些，就这样子整，大家还是团结，啊，领导些还是能干。最后嘛，你说这些，我看 2008 年过后，2009 年才开始动工喊来修。

岑：2009 年才开始修？等于说你们就在那个棚棚里边，就住了差不多一年？

郭：哦，2009 年过后嘛，政府就，就喊建起了，慢慢儿就建起了。

张：那，那个冬天也在那个棚棚里过啊？

郭：哦，冷哦，冷得很，热天热得很，冷天冷得很，那个帐篷里头，不透气，造孽（“可怜”。下同）哦。那个湿气大，那个里头睡起恼火，那个棚棚。我都睡了好久哎，睡了几个月哇，好久哦。没得办法哇，再恼火啊，你还不是就只有将就了嘛。这地震又在摇，那边在摇，这边也不敢在屋头睡，有没有垮的都不敢在屋头睡。

岑：那没有想过，说这个住棚棚就是太恼火了？有没有想过，说到那个外边去投靠外边的啥子亲戚啊那些啊？

郭：远哦，远很了的嘛，那些不适用，基本上你看都江堰这儿到汶川，都是地震区，去哪个家都不现实，大家都受灾了，大家都恼火，你去人家那不是给人家添麻烦，是不是嘛。

岑：相当于大家都恼火。

郭：去也恼火，增加人家负担。

岑：毕竟自己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了，还是不愿意离开啊？

郭：哦哦，毕竟这儿嘛是自己家嘛。

岑：那就是那个路穿了之后，都有哪些人进来喃，最先进来的是哪些人喃？

郭：最先进来的是部队嘛，啥子部队啊，特啥子特哦，我都搞忘了。特警，那个啥子部队啊，过来就帮到起，那些部队过来就帮到起人些嘛，把那些房子垮了，抢救些东西嘛，看哈啊屋头，还有没有啥子能抢救出来的？然后就是帮到人些搬这样、搬那样了哇。

邻居：济南军区那边过来的。

岑：济南军区那边的？

郭：哦，部队过来，抢修这个，哪里垮的啊，财产啊，哪里有啥子东西嘛，就整这些。还

有打扫卫生嘛，街上啊，地震过后房子垮了，街上好脏嘛，就帮到打扫卫生噻。

岑：那部队在这儿大概待了好久喃？

郭：有半年吧，几个月。基本上维持好了，该整的整得差不多了，他们就走了。

岑：那他们住，就住在哪儿喃？

郭：就搭棚噻，还是搭帐篷嘛。这当地嘛，这儿人些就出点柴火嘛，给他们弄点柴火去烧起煮饭，当时又木得电。一地震过后，电也停了，做饭都只有烧柴了噻。

岑：电也没得，水也没得。

郭：啊，水都恼火。

岑：那你们吃水是咋解决的喃？就是那个外边儿没有送水进来之前。

郭：开始嘛，那个嘛，那儿到处，走远点嘛，去山沟沟头，去弄水嘛。山沟沟头去弄水，弄水只有那儿去。我们住在学校头，就那边山沟沟头，跑多远那儿去打水，等于有些水又吃不得。又天天下雨，寡（“很”）浑，水又寡浑，就这样子。你们可以了解哈，这儿尽都晓得的，这街（音 gai）上尽都晓得。

岑：在那个灾后重建的那个过程中嘛，就是具体是怎样喃？当时是咋想的？要打造成现在这个格式，然后大家对政府的这个灾后重建，有没有啥子想法那些喃？

郭：这个当时重建是那儿援助的，广东佛山援助的。等于意思是这儿街（音 gai）上建起嘛。你这儿地盘好大，修这些木架子房子，你原来一间（音 gan）房子，就给你修一间（音 gan）房子。修起过后装修。嗯，修5米左右，5米，后头你要是想再宽点嘛，就只有你自己修嘛。哦，就该你自己修。就这样子。还是打造好，比以前简直是好太多了！

岑：大概修了好久喃？

郭：基本上一年多哦。从开始说修到最后修好，嗯，是有一年多。

岑：一年多，也就是说从〇九年（2009年）修到一〇年（2010年）。

郭：哦，基本上一年。

岑：那相当于你们在那个棚棚里边，就差不多住了两年喽？有没得哦？

郭：木得，一年多。房子一好嘛，就跑起来就回来了嘛，你想嘛，啊，那个帐篷住起好造孽嘛。所以房子一修好了，管他的哦，就搬回来了。至于说啥子装修啊，这些那些的，就后头才嘛，才慢慢整的嘛。

岑：就是房子修好之后，基本上就搬进去了。

郭：哦，搬进去了，自己嘛，现弄现维修嘛，现装修嘛。还是可以，这个地震啊，还是帮了好大的忙哦。要不是地震，我们这个水磨（镇）还变不到。哎，前进了好多喃，相当于前进了一二十年。以前这儿街（音 gai）上，就是打个水泥路，就这么回事。山上的泥巴路，有些公路都不通，现在地震过后啊，山上家家户户都通公路了。以前的水磨（镇）啊，穷得不得了啊！现在好了嘛，搞旅游，政府又扶持，日子就好过了噻。

岑：现在路也修好了哈？

郭：现在家家通公路，等于那个水泥路，到处打起。你们走啊，山上去看啊，山上现在都全部把路打好了的。房子等于地震过后尽都辗（“搬”。下同）到公路边上上了。那山上的人些，高头多高的，辗到这儿河边边上，不在山上住了嘛，全部都搬下来。



岑：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讲仔细点，就是当时你们去都江堰那个路上，那个看到的一些情况。

郭：可以。特别的吓人。当时我们开的货车，原来是，等于说我们是做生意的噻，下午木得事嘛，就下午吃了午饭去都江堰拉点货转来。将子下去过后，就我就看轰轰轰的，我仔细看，那个石头抖起来就下来了，赶快就把车子停到起，停到起过后，车子都打烂了的嘛，当时就把半边车子砸烂了。我赶快走那儿边边上梭下去，就跑到那儿边上，底下公路那儿角角上。我们就赶快跑到那儿公路边上站起，那个情况不得了哦。等一会儿又咚咚咚、咚咚咚、咚咚咚。人当时也吓得惊叫唤，都害怕的嘛，不晓得到底是咋回事。就看到啊石头落下来把车子，把人都打到了嘛。那些班车，那些啥子车子些，都木得办法了。那路下去死好多人哦。汶川到都江堰，起码是上千人死了。车子有些甚至推到河坝头去，河里头去了，打来，连路，公路，老路，那路都瓮（“埋”。下同）来木得了。公路上，现在都还没有恢复那个路，现在都不晓得到底还有好多车子被瓮在啊石头下头，不晓得。说是要重新修还是咋子（“什么”），反正，现在弄不好还埋得有车子。上千人的嘛，有好多就那路上就埋了，不是就把你推到那河里头去。那个石头，山一垮，公路都木得了，班车都遭好多个哦，死得惨哦。那些人些，真正是木得办法。我们都说我们那天真正是命大。我等于说是将子走一个包包，那儿一个埂埂那儿底下，等于说是石头就顺到我们啊那个边边跑，我们就躲过了。人躲过了，但是车子还是都没有躲过，车子都砸烂了。

张：最后你走的时候就没要车了？

郭：没有，要啥子车子哦，当时就想的你还是保命的嘛。我们就走那儿梭起下去，走白沙（那儿）梭起下去，管他的啊，那个坡坡好陡哦。但是再陡的坡坡都梭起下去，还有啥法，就跑了。

岑：当时第一时间是不是就想到给家里边打电话啊？

郭：哦，是的哇。但是当时电话打不通，在都江堰打电话就打不通。一哈就打不通啊，电话打不通，不晓得这儿屋头到底是个啥子情况，（心）焦哦，焦得心慌。这儿屋头还有人，到处亲戚也还有那么多，到处亲戚打都打不通，木得办法，焦哦。啊，我们老家还是汶川，汶川我们还有那么多亲戚，打不通，都联系不上的嘛。

岑：当时也不晓得具体震中在哪儿啊？

郭：啊，不晓得。当时我们就走那个都江堰，我们就那儿歇了一晚上。那天晚上就从那儿按下来的嘛，那个总理就按拢（“赶到”）都江堰了嘛。温家宝噶，他就……啊，人民医院垮了的，三医院垮了，都江堰人民医院围好多人哦，他都来看过。

张：你当时见到温家宝了吗？

郭：没有，等于我们听到说下来了。温家宝（到）这儿来过，这儿台子坎上照过相，这儿来视察。重建之后，等于是他来这儿视察。好几个领导都来过。

岑：那等于说你们就是震后，这儿房子修好之后，以前干啥子，基本上都没有变哈？

郭：哦，不是，以前是这儿还是市场，做生意，最后辗到河那边的。现在这儿嘛，就是搞旅游嘛，做点生意嘛，有些是外地的，有些是本地人。

岑：本地人多不多喃？

郭：有，本地人还是多。做点生意嘛，本地人都还是想的就在家门口做点生意。你想嘛，

出去打工还是不容易，是不是嘛，还不如就在这儿屋头还好些。

岑：你们还是不愿意出去，都在这儿？

郭：哪个出去嘛，出去更加恼火。你看外地都要跑到你这儿来做生意，出去你还找不到。这半边下去全靠做点旅游生意。

岑：那当时那个房子垮了把人打到了，打伤了，打死了之后是哪个（“怎么”）处理的喃？

郭：就是国家发 5000 块钱给你嘛。

岑：先发 5000 块钱。

郭：哦，就死一个人嘛，国家就直接给你 5000 块钱。一个，死的那个人，国家给 5000 块钱。

岑：那之后有没有消毒啊？

郭：有，那些防疫的，上海来的，上海医疗队的，专门来这儿到处消毒哦。他们原来就住这儿底下坝子头，消毒啊，天还是热的嘛，所以嗯，消毒都整了好久的。

岑：那么大的地震，你们还是头一次见啊。

郭：哦，第一次见哦，之前嘛就是充其量在电视上看到过嘛，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，还是第一次嘛。

张：现在的房子是不是有那个抗震的级别啊？

郭：有哦，现在抗震，抗 8 级地震。现在的房子嘛，就说修得好了嘛，抗地震的嘛。那个地震哦，吓人得很哦，一抖起来吓人哦。

张：那这个房子是谁主管修的啊？

郭：这个是那儿佛山，广东佛山援助修的，佛山援助的。这儿整个水磨镇都是广东佛山那边来的人来重建的，修得好哦。

岑：相当于就是在原址上重建。

郭：哦，就在原来水磨（镇），就重建了嘛。你想嘛，不在这儿建，在哪儿建嘛？人些都不答应搬出去的，毕竟还是大家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嘛，都不愿意搬出去的。

岑：那就是现在每年“5·12”有没有特别的要纪念的活动啊？

郭：有。一般就是开哈会嘛，基本是每年都有，还是基本上全县都在整，宣传嘛，开哈会嘛。其他你说啥子纪念活动啊，就是应该没有的。

岑：在整个灾后重建过程中嘛，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

郭：最深刻的是共产党好，关心这些老百姓，一哈给你送吃的送穿的。要是在解放前，哪个管你啊？共产党好，你想嘛，要不是地震，要不是共产党政策好，整个水磨（镇）哪里成得到现在这个样子嘛，起码还是好穷哦。要是在解放前，那害怕就只有等死了。

岑：那当时那个部队进来的时候，还有伤亡那些啊？

郭：有，咋可能没有嘛。啊，路不通，他们都是走路进来的嘛，一路上都在落石头下来，打到人嘛，肯定是有的嘛。那些伤亡的马上就拉起出去，公路不通就走那条河喃，全部是那个皮船，皮船走那个河里头弄起走的，嗯，一天都要走好多皮船出去的。

岑：大概有好多喃？

郭：这儿啊，这儿都弄了几十个出去，就我们这儿都几十个，医好又慢慢送进来。路通了嘛，就走公路那儿，就进来了嘛。有打伤的，有这个房子垮了，好几十个，公路不



通。全部走河里头，用皮船。

岑：当时您回来看到家里边垮了，心头……

郭：不好受，看到啊屋头垮了，这心头不好受啊。你想嘛，自己的家，住了几十年了啊，屋头又还有那么多东西，这一辈子的积蓄啥子的，都全部在啊屋头了的嘛，一哈子垮了，等于说是就啥子都没有了，这心头咋可能好受嘛。不过啊，幸好那天自己运气好，屋头人些运气好，尽都没遭打到，哎，还是就万幸了。就这儿这户人家，当时就房子垮下来，把人打死了嘛。还有啊那边有户人家，等于说是他们家两个女子，都在那个漩口中学教书嘛，你们还是可以去哈子，当时两个女子都在啊学校头，结果地震了啊，学校的房子垮了嘛，就等于说是两个女子都木得了嘛。哎，造孽哦。原来我们这里是卖五金的，这儿是供销社的房子，供销社垮了，房子分给你，自己做生意。幸好我们那天运气好，不然在屋头看电视，你想嘛啊，本来就是老房子了，那个预制板垮下来，我还是遭了。地震过后都抖了可能上千次，一会儿又在抖，一会儿又在抖，我们住在那个棚棚头都在抖，这心头都还是害怕。

岑：那你们那个汶川老家，受灾严不严重喃？

郭：他们高头要好点，没得这底下凶。我们这主要是映秀（镇）占主要，映秀那儿受灾就凶了嘛。那儿中学喃，教师住的那个楼就甩了一层下去，蹲在泥巴里去了。当时我们小的儿子都在读书，地震那天，就在映秀读高中，映秀原来那个高中，他从这个窗子跑出来，梭下去。

岑：等于说他在二楼，那个垮了之后，他就在面面上。

郭：哦，高头是教学楼，他们是二楼嘛，一楼垮下去了嘛，他们就在那个面面上来了噻。

岑：那他们学校有没得伤亡喃？

郭：他们那儿死得多哦，（楼房）甩一层下去，老师都埋完了，埋好多哦。底下那层遭好多哦。你想嘛，那个时候刚好上课嘛啊，老师啊，学生啊都在教室里头，咋可能不遭嘛，是不是嘛。幼儿园的更死得凶，幼儿园的娃娃，小学的娃娃，死好多哦，都是在上课嘛，幼儿园的害怕在睡觉哦。

岑：那当时地震过后，学校是怎么安排学生的喃？

郭：地震过后，有活起的嘛，就喊你回去嘛，个人回去嘛，等于说就是喊你回去看哈啊屋头的情况嘛。当时学校也垮了嘛，也没得地头可以住的嘛。然后电话又打不通，所以就活起的嘛，你就个人回去了嘛。哦，我们儿，他送他们同学送外头去，整好久哦。他没管过我们，管他们同学去了。在他们学校那边都待了可能十几天吧，等于是把他们同学送到都江堰。当时公路又不通，有皮船嘛，有些嘛，走路翻山嘛，出去嘛，等于他管那儿那头去了。我们在家头打电话打不通，他去送他们同学去了，也没说给我们这儿屋头人些带个信。我们喃，找人带信又还是找不到他，这屋头心焦得很哦。

岑：那他又是好久回来的喃？

郭：过了十多天才回来。我还到处带信找人，路也不通，找不到的哇。

岑：他也没有想到先找个（人）带个信回来？

郭：哦，信都没带过，他就管他们同学去了嘛。都是过了十多天，把他们同学些都送回去了，他才想到这儿屋头，才回来的。我们一家人的运气还是好哦。现在想哈啊，地震哦，都还是害怕。你想嘛，那么多车子都在啊路上就遭了，要是我们啊车子再跑得快

点，或者我们再迟的一会儿的话，说不定我们还是就遭了哇。这映秀（镇）死好多人啊，公墓里头埋的都是地震死的人嘛。哦，还有就是当时那个百花大桥啊，直接都垮了，那个大桥还是长哦，当时地震嘞时候，直接就垮了啊。上头还是好多车子的嘛，还不是就直接垮到啊河头去了。

岑：那你们现在这儿还有人种庄稼那些不？

郭：种啥子庄稼哦，你看这里头基本就是种点玉米啊那些，就这儿地震过了嘛，还是有人种，但是都少了，基本上都搞旅游去了嘛，年轻的就去当导游啥子的。像我们嘛就屋头摆个小摊摊嘛，就是这样。以前阿（坝）师专嘛在汶川嘛，这儿地震过后就把阿师专搬到这儿水磨（镇）来了嘛。河那边的人家户些，等于说就搬迁了嘛。为了修阿师专，就搬到啊，底下去了啊。底下就（是）你们上来那儿的那个羌城嘛，就是为了修阿（坝）师专啊，人户些就搬到那儿去了嘛。现在啥子菜市场啊，车站啊这些就都在河那边，我们这边就主要是做那个旅游生意了嘛，等于说就是这样的。还是好，这共产党，这政府的政策还是好。你看这房子给我们修得好好嘛。要不是这共产党的政策啊，这回地震过后，我们还不晓得啥子时候才把房子修得起来哦，恼火哦。你看这儿现在，整个水磨镇，发展好好嘛。我们说的起码是前进了二十年，可能还不止哦。

岑：那您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呢？或者您对未来有啥子打算吗？

郭：未来啊，打算啊，哎，你说我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有啥子打算嘛。就说经历了啊地震之后嘛，这就算是幸运了，就希望说这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，平平安安的，挣钱啥子的都是小事。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在一起，这日子一天天地好过了就可以了。其他的，也没啥子大的想法了。

岑：那现在孩子们是在外面工作吗？

郭：哦，他们嘛，年轻嘛，还是想说出去见哈世面，拼一哈嘛。还有就是现在是旅游淡季的嘛，在这儿屋头挣钱还是不容易，就说先出去打哈工，挣点钱，等到这旅游旺季，人多的时候嘛，就他们才回来帮忙哇。等于说现在就是这样的了哇。我们嘛，地震过后就没有做五金生意了嘛，这儿房子嘛就租出去了，收点房租嘛。后头的房子我们就把它整成了旅馆、打牌的样子了嘛。有人来这儿住，来这儿耍嘛，我们就挣几个钱。没有人的时候嘛，哎，就等于说是把这儿房子看到一样嘛，把时间混到，是不是嘛？

岑：现在生活更加好了啊。

郭：哦，就是的嘛。虽然经历了那么大的地震，但是你看现在这儿发展得还是算可以了，这儿心头还是就好受得多了。慢慢地哇，慢慢地这日子还会更好，是不是嘛。这儿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了之后，水磨（镇）肯定就会越来越好了噻。

（岑福雯整理。梁苗苗、岑福雯、张瑾校对。岑福雯四校。）

李 维 利

(中学教师)

访谈时间：2017年4月1日上午11:30—下午1:09

访谈地点：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英语组办公室

口述人：李维利

采访人：王俊柯（提问）、姜力月和郑雯（随辅）

访谈背景：

2017年4月1日中午，第二小组成员姜力月、王俊柯、郑雯三人在四川省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英语组办公室，对李维利老师进行了69分钟的访谈。

口述人简介：

李维利，女，1980年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。口述时为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英语教师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于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任教，作为班主任保护班上58名学生，与其丈夫恪守职责，发扬大爱精神。

王俊柯（以下简称“王”）：老师，我们用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呢？

李维利（以下简称“李”）：（笑）怎么都可以。

王：那就先问一下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之前的那段时间，您大概在做什么？

李：你说那个时候，我们当时都是班主任，我接的是高（中）2010届，2010届学生。我们那时候是高一。我们班学生有58个，因为我是教英语的，所以我的学科是在上午（上课）。那个时候正在家里睡午觉，我是在家里睡午觉。但是呢，没睡着，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小孩儿，四岁多在幼儿园里面。家里（还）有一个女儿一岁多，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（她）一直不停地哭，所以（我）也就没睡午觉。那个地震来的时候，有两个学生，我们星期天晚上放假，星期天晚上放假的时候是没有到校的，所以早上上课他们也没有到校。中午（我）还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中午睡了午觉起来，要去看一下他们回来了没有，结果（房子）就剧烈地摇了起来。摇的过程中，我跟这个老师（用手指向背后坐着的一位男教师）都是在一栋楼里面。他在四楼，我在五楼，后来也想（这个）房子的建筑质量很好，我们的房子没有垮，只是把东西摇到了其他位置。当然这其中也很戏剧。当时（房子）摇得很凶，当时我老公也在，还去抱了电脑的主机，在（房子）左右摇晃的时候还抱了主机。结果（房子）它就上下地摇。然后就把主机，干脆就不要了，就甩了。然后出去走到客厅的时候，就全乱了，